傳燈錄/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十八卷

下一卷▶

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。

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法嗣（一十四人見錄）

福州玄沙師備禪師。

福州長慶慧冰禪師。

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。

杭州龍冊寺道宦禪師。

福州長生山皓然禪師。

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。

漳州報恩懷岳禪師。

杭州西興化庶師鬱禪師。

福州鼓山神晏國師。

漳州隆壽紹卿禪師。

福州仙宗行瑫禪師。

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徊禪師。

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。

明州翠岩令參禪師。

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法嗣

玄沙宗一

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。福州閩縣人也。姓謝氏。幼好垂釣。泛小艇於南台江。狎諸漁者。唐咸通初，年甫三十忽慕出塵。乃棄釣舟，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。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。布衲芒屨食才接氣。常終日宴坐眾皆異之。與雪峰義存本法門昆仲。而親近若師資。雪峰以其苦行，呼為頭陀。

一日雪峰問曰：「阿那個是備頭陀。」對曰：「終不敢誑於人。」異日雪峰召曰：「備頭陀何不遍參去。」師曰：「達磨不來東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」雪峰然之。暨登象骨山，乃與師同力締構。玄徒臻萃。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。又閱楞嚴經，發明心地。由是應機敏捷。與修多羅冥契。諸方玄學有所未決，必從之請益。至若與雪峰和尚徵詰。亦當仁不讓。雪峰曰：「備頭陀其再來人也。」

一日雪峰上堂曰：「要會此事，猶如古鏡當台。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」師曰：「忽遇明鏡來時如何？」雪峰曰：「胡漢俱隱。」師曰：「老和尚腳跟猶未點地。」

師上堂時久。大眾盡謂不說法，一時各歸。師乃呵云：「看總是一樣底。無一個有智慧。但見我開這兩片皮。盡來簇著覓言語意度。是我真實為他，卻總不知。看恁麼，大難大難。」

師有時云：「諸禪德，汝諸人盡巡方行腳來。稱我參禪學道。為有奇特去處。為當只恁麼東問西問。若有試通來我為汝證明。是非我盡識得。還有麼。若無當知只是趁謂。是汝既到這裡來。我今問汝，汝諸人還有眼麼。若有即今便合識得。還識得麼。若不識，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，還是麼。肯恁麼道麼。禪德亦莫自屈。是汝真實何曾是恁麼人。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。不敢錯誤著一分子。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。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。我道釋迦與我同參。汝道參阿誰會麼。大不容易知。莫非大悟始解得知。若是限劑所悟，亦莫能覩。汝還識大悟麼。不可是汝向髑髏前認他鑒照。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這邊那邊有世間法。有一個不是世間法。和尚子，虛空猶從迷妄幻生。如今若是大肯去。何處有這個稱說。尚無虛空消息。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。如今道無，尚是誑語。豈況是有知麼。是汝多時行腳。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。我今問汝。只如巔山岩崖迥絕人處，還有佛法麼。還裁辨得麼。若辨不得，卒未在。我尋常道。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。萬里神光頂後相。若人覩得，不妨出得陰界。脫汝髑髏前意想。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。何處更別有一法。解蓋覆汝，知麼。還信得麼。解承當得麼。大須努力。」

師又云：「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個什麼事。在何世界安身立命，還辨得麼。若辨不得，恰似捏目生花。見事便差知麼。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。色空明暗種種諸物。皆是狂勞花相。喚作顛倒知見。夫出家人識心達本，故號沙門。沙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。即合有自利利他分。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。自救尚不得，爭解為得他人。仁者，佛法因緣事大。莫作等閒相聚頭亂說雜話趁謂過時。光陰難得。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。看是什麼事。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。汝既承當不得。所以我方便勸汝。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。超汝凡聖因果。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。超他釋迦方便門。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。何不急急究取。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。仁者，汝宗乘是什麼事。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。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，會麼。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。說十二分教，如瓶灌水，大作一場佛事。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。用一毛頭伎倆不得，知麼。如同夢事，亦如囈語。沙門不應得出頭來蓋為識得，知麼。識得，即是大出脫大出頭。所以道超凡越聖。出生離死，離因離果。超毗盧越釋迦，不被凡聖因果所謾。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。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。饒汝煉得身心同空去。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處。不出他識陰。人喚作如急

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澹淨。恁麼修行，盡不出他輪迴際。依前被輪轉去。所以道諸行無常。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。若無道眼亦不為究竟。何如從今日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。解省心力麼。還願樂麼。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覿去。不用汝加功煉行。如今不恁麼，更待何時。還肯麼還肯麼。」

師有時上堂謂眾曰：「是汝真實如是。」又有時云：「達磨如今現在，汝諸人還見麼。」師云：「是諸人見有險惡。見有大蟲刀劍諸事逼汝身命。便生無限怕怖，如似什麼。恰似世間畫師一般。自畫作地獄變相。作大蟲刀劍了。好好地看了卻自生怕怖。汝今諸人亦復如是，百般見有。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。亦不是別人與汝為過。汝今欲覺此幻惑麼。但識取汝金剛眼睛。若識得，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。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惰嚇得汝。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。所以我向汝道。沙門眼把定世界。函蓋乾坤不漏絲髮。何處更有一物為汝知見，知麼。如是出脫，如是奇特，何不究取。」

師云：「汝諸人如似在大海裡坐。沒頭水浸卻了，更展手問人乞水吃，還會麼。夫學般若菩薩，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。若有智慧，即今便得出脫。若是根機遲鈍。直須勤苦志耐。日夜忘疲失食。如喪考妣相似。恁麼急切盡一生去。更得人荷挾，克骨究實。不妨亦得覿去。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。仁者，莫只是記言記語。恰似念陀羅尼相似。踏步向前來，口裡哆哆和和地。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。便嗔道和尚不為我答話。恁麼學事大苦知麼。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為善知識。問著便動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。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。靈台智性能見能聞。向五蘊身田裡作主宰。恁麼為善知識，大賺人，知麼。我今問汝。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。為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。若瞌睡時不是，為什麼有昭昭時。汝還會麼。這個喚作認賊為子。是生死根本，妄想緣氣。汝欲識此根由麼。我向汝道。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。便道此是昭昭靈靈。若無前塵，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。仁者真實在什麼處。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。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。人向汝道，圓成正遍遍周沙界。我今少分為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。汝見此南閻浮提日麼。世間人所作興營。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。莫非承他日光成立。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。還有不週遍處麼。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。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。色空明暗及汝身心。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。直是天人群生類所作業次。受生果報有性無情。莫非承汝威光。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。莫非盡承汝威光。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。有汝心行麼。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，知麼。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，何不發明取。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裡作活計。直下自謾卻去。忽然無常殺境到來。眼目譀張身見命見。恁麼時大難枝荷。如生脫龜筒相似，大苦。仁者，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卻去。未解蓋覆得毛頭許，汝還知麼。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

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。只大作群隊，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。但知求衣為食，若恁麼爭行他王道。麼，國王大臣不拘汝。父母放汝出家。十方施主供汝衣食。土地龍神護汝。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。莫辜負人好。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。道是安樂未在。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。變將去土裡埋將去。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。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。只如大地上蠢蠢者。我喚作地獄劫住。如今若不了，明朝後日看看。變入驢胎馬肚裡。牽犁拽杷銜钀 截負鞍碓搗磨磨。水火裡燒煮去，大不容易受。大須恐懼好。是汝自累知麼。若是了去。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個消息。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。未是一劫兩劫得休。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。」

南際長老到雪峰。雪峰令訪於師。師問曰：「古人道。此事唯我能知。長老作麼生。」南際曰：「須知有不求知者。」歸宗柔別拊掌三下。師曰：「山頭和尚吃許多辛苦作麼。」

雪峰因普請{禾田}田。見一蛇以杖挑起召眾曰：「看看以刀芟為兩段。」師以杖拋於背後，更不顧視。眾愕然。雪峰曰：「俊哉。」

師一日隨侍雪峰遊山。雪峰指一片地曰：「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。」師曰：「高多少。」雪峰乃顧視上下。師曰：「人天依報即不如和尚。若是靈山受記，大遠在。」雪峰曰：「世界闊一尺，古鏡闊一尺。世界闊一丈，古鏡闊一丈。」師指火爐曰：「火爐闊多少。」雪峰曰：「如古鏡闊。」師曰：「老和尚腳跟未點地。」

師初受請住梅溪場普應院。中間遷止玄沙山。自是天下叢林海眾皆望風而賓之。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。待以師禮。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。

師上堂良久謂眾曰：「我為汝得徹困也，還會麼。」僧問：「寂寂無言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囈語作麼。」曰：「本分事請師道。」師曰：「瞌睡作麼。」曰：「學人即瞌睡，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爭得恁麼不識痛癢。」又曰：「可惜如許大師僧。千道萬里行腳到這裡。不消個瞌睡囈語，便屈卻去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。」師曰：「用自己作麼。」

僧問：「從上宗門中事，師此間如何言論。」師曰：「少人聽。」僧曰：「請和尚直道。」師曰：「患聾作麼。」

又曰：「仁者，如今事不獲已。教我抑下如是威光。苦口相勸，百千方便。道如此如彼，共汝相知聞，盡成顛倒知見。將此咽喉唇吻。只成得個野狐精業謾汝。我還肯麼。只如有過無過，唯我自知。汝爭得會。若是恁麼人出頭來，甘伏呵責。夫為人師匠大不容易。須是善知識始得知。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，猶尚不能覿得。可中純舉宗乘，是汝向什麼處安措。還會麼。四十九年是方便。只如靈山會上有百萬眾，唯有迦葉一人親聞，餘盡不聞。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。不可道如來無說說。迦葉不聞聞，便得當去。不可是汝修因成果。福智莊嚴底事。麼。且如道吾有正法眼付囑大迦葉。我道猶如話月。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。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。設有人舉唱，盡大地人失卻性命。如無孔鐵槌相似，一時亡鋒結舌去。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。共汝顛倒知見，隨汝狂意，方有申問處。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，汝向什麼處得見我。會麼。大難努力珍重。」

乃有偈曰：「萬里神光頂後相。沒頂之時何處望。事已成意亦休。此個元來觸處周。智者撩著便提取，莫待須臾失卻頭。」

又偈曰：「玄沙游逕別，時人切須知。三冬陽氣盛，六月降霜時。有語非關舌，無言切要詞。會我最後句，出世少人知。」

問：「四威儀外，如何奉王。」師曰：「汝是王法罪人，爭會問事。」問：「古人拈槌豎拂，還當宗乘中事也無。」師曰：「不當。」曰：「古人意作麼生。」師舉拂子。僧曰：「宗乘中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待汝悟始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金剛力士。」師乃吹之。

文桶頭下山。師問：「桶頭下山幾時歸。」曰：「三五日。」師曰：「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。」文無對。歸宗柔代云：「和尚用作什麼。」

師有時垂語曰：「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。且問汝只如盲聾啞三種病人，汝作麼生接。若拈槌豎拂，他眼且不見。共他說話，耳又不聞口復啞。若接不得，佛法盡無靈驗。」時有僧出曰：「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。」師曰：「許汝作麼生商量。」其僧珍重出。師曰：「不是不是。」法眼云：「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。我便會三種病人。」雲居錫云：「只如此僧會不會。若道會，玄沙又道不是。若道不會。法眼為什麼道我

因此僧語，便會三種病人。上座無事上來商量，大家要知。」羅漢云：「桂琛見有眼耳，和尚作麼生接。」中塔云：「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。」又一僧云：「非唯謾他，兼亦自謾。」

長慶稜來，師問：「除卻藥忌，作麼生道。」稜曰：「憨作麼。」師曰：「雪峰山橡子拾食來，這裡雀兒放糞。」

師見僧來禮拜，乃曰：「禮拜著，因我得禮拜汝。」

一日普請往海坑斲柴，見一虎，僧曰：「和尚虎。」師曰：「是汝虎。」歸院後，僧問：「適來見虎雲是汝，未審尊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娑婆世界有四重障。若人透得，許汝出陰界。」東禪齊云：「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。如今人還透得麼。」

師問長生然和尚：「維摩觀佛，前際不來，後際不去。今則無住，汝作麼生觀。」對曰：「放皎然過有商量。」師曰：「放汝過作麼生。」長生良久。師曰：「教阿誰委。」曰：「徒勞側耳。」師曰：「情知汝向山鬼窟裡作活計。」崇壽稠別長生云：「喚什麼作如來。」

僧問師：「學人為什麼道不得。」師曰：「逼塞汝口，爭解道得。」法眼云：「古人恁麼道甚奇特。且問上座口是什麼。」

問：「凡有言句盡落捲槓。不落捲槓請和尚商量。」師曰：「拗折秤衡來，與汝商量。」

問：「古人瞬視接人，和尚如何接人。」師曰：「我不瞬視接人。」

僧問：「是什麼得恁麼難見。」師曰：「只為太近。」法眼云：「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。」

師在雪峰時，光侍者謂師曰：「師叔若學得禪，某甲打鐵船下海去。」師住後問曰：「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。」光無對。法眼代云：「和尚終不恁麼。」法燈代云：「請和尚下船。」玄覺代云：「貧兒思舊債。」

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和尚。雪峰開緘，唯白紙三幅。問僧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雪峰曰：「不見道，君子千里同風。」其僧回舉似於師。師曰：「這老和尚蹉過也不知。」東禪齊云：「什麼處蹉過。若的蹉過，師豈不會弟子意。若不恁麼會，只如玄沙意作麼生。若會便參取玄沙。」

師問鏡清：「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為大過失。且道不見什麼法。」鏡清指露柱云：「莫是不見這個法麼。」同安顯別云：「也知和尚不造次。」師曰：「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吃。佛法未會在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，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。不見，僧問洞山云：不見一法為大過失，此意如何？洞山云：不見一法，好言語上座。一宿覺云：不見一法即如來。方得名為觀自在普賢菩薩。又云：不見一法為大過失，是一個是兩個。試斷看。」

僧問：「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。學人如何得會。」師曰：「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用會作麼。」師來日卻問其僧：「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汝作麼生會。」對曰：「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，用會作麼。」師曰：「知汝向山鬼窟裡作活計。」玄覺云：「一般恁麼道。為什麼卻成山鬼窟去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無縫塔。」師曰：「這一縫大小。」玄覺云：「叢林中道恁麼來。何處得無縫，還會得著不著。」

韋監軍來謁，舉曹山和尚甚奇怪。師乃問：「撫州取曹山多少。」韋指傍僧云：「上座曾到曹山否。」曰：「曾到。」韋曰：「撫州取曹山多少。」曰：「一百二十。」韋曰：「恁麼即上座不到曹山。」韋卻起禮拜師。師曰：「監軍卻須禮此僧。此僧卻具慚愧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什麼處是此僧具慚愧。若檢得出，許上座有行腳眼。」

西天有聲明三藏到。閩帥令與師相見。師以火筋敲銅爐，問：「是什麼聲。」三藏對曰：「銅鐵聲。」法眼別云：「請大師為大王。」法燈別云：「聽和尚問。」師曰：「大王莫受外國人謾。」三藏無對。法眼代云：「大師久受大王供養。」法燈代云：「卻是和尚謾大王。」

師南遊莆田縣，排百戲迎接。來日師問小塘長老：「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。」小塘提起衲衣角。師曰：「料掉勿交涉。」法眼別云：「昨日有多少喧鬧。」法燈別云：「今日更好笑。」

師問僧：「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。」僧曰：「如夢如幻。」法眼別敲物示之。

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。夜深，侍者閉卻門。師曰：「門總閉了，汝作麼生得出去。」琛曰：「喚什麼作門。」法燈別云：「和尚莫欲歇去。」

師一日以杖拄地問長生曰：「僧見俗見男見女見，汝作麼生見。」長生曰：「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。」師曰：「相識滿天下。」

問：「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法界。雪峰打鼓，這裡為什麼不聞。」師曰：「誰知不聞。」

問：「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。」師曰：「以汝眼為津梁。」曰：「未得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快救取。」

師與韋監軍吃果子。韋問：「如何是日用而不知。」師拈起果子曰：「吃韋吃果子了，再問之。」師曰：「只守是日用而不知。普請般柴。」師曰：「汝諸人盡承吾力。」

一僧曰：「既承師力，何用普請。」師叱之曰：「不普請，爭得柴歸。」

師問明真大師：「善財參彌勒，彌勒指歸文殊。文殊指歸佛處。汝道佛指歸什麼處。」對曰：「不知。」師曰：「情知汝不知。」法眼別云：「喚什麼作佛。」

大普玄通到禮覲，師謂曰：「汝在彼住，莫誑惑人家男女。」對曰：「玄通只是開個供養門。晚來朝去，爭敢作恁麼事。」師曰：「事難。」曰：「其情是難。」師曰：「什麼處是難處。」曰：「為伊不肯承當。」師便入方丈拄卻門。

問：「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個入路。」師曰：「還聞堰溪水聲否。」曰：「聞。」師曰：「是汝入處。」

泉守王公請師登樓，先語客司曰：「待我引大師到樓前，便舁卻梯。」客司稟旨。公曰：「請大師登樓。」師視樓復視其人，乃曰：「佛法不是此道理。」法眼云：「未舁梯時。一日幾度登樓。」

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。有一沙彌揭簾入，見卻退步而出。師曰：「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。」曰：「恁麼即某甲罪過。」同安顯別云：「祖師來也。」師曰：「佛法不恁麼。」鏡清云：「不為打水打水。」有僧問：「不為打水意作麼生。」鏡清云：「青山碾為塵，敢保勿閒人。」東禪齊云：「只如玄沙意作麼生。」或云：「直饒恁麼去，也好與拄杖。」或云：「事在當機。」或云：「拈破會處。」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。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。致清原石頭之濬流迨今不絕，轉導來際。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於海內。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。梁開平二年戊辰。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。閩帥為之樹塔。

長慶慧冰

福州長慶慧冰禪師。杭州鹽官人也，姓孫氏。幼歲稟性淳澹。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。登戒歷參禪肆。唐乾符五年入閩中。謁西院，訪靈雲，尚有凝滯。後之雪峰，疑情冰釋。因問：「從上諸聖傳受一路，請垂指示。」雪峰默然。師設禮而退，雪峰莞爾而笑。異日雪峰謂師曰：「我尋常向師僧道。南山有一條鱉鼻蛇，汝諸人切須好看。」師曰：「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」雪峰然之。師入方丈參，雪峰曰：「是什麼。」師曰：「今日天晴好普請。」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。乃述悟解頌曰：「萬象之中獨露身。唯人自肯乃方親。昔時謬向途中覓，今日看如火裡冰。」

師在西院問訖上座曰：「這裡有象骨山，汝曾到麼。」曰：「不曾到。」師曰：「為什麼不到。」曰：「自有本分事。」師曰：「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。」訖乃提起衲衣角。師曰：「為當只這個，別更有。」曰：「和尚見什麼。」師曰：「何得龍頭蛇尾。」

師在宣州保福，後辭歸雪峰。保福問師曰：「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。作麼生只對。」師曰：「不避腥羶，亦有少許。」曰：「信道什麼。」師曰：「教我吩咐阿誰。」曰：「從展雖有此語，未必有恁麼事。」師曰：「若然者，前程全自闇梨。」

師與保福遊山，保福問：「古人道妙峰山頂，莫即這個便是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是即是，可惜許。」僧問鼓山：「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。」鼓山云：「孫公若無此語。可謂髑髏遍野白骨連山。」

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。至天佑三年。受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。初開堂日，公朝

服趨隅曰：「請師說法。」師曰：「還聞麼。」公設拜。師曰：「雖然如此，慮恐有人不肯。」於是敷揚祖意，隨機與奪。故毳旅憧憧，日資道化。後閩帥請居長樂府之西院。奏額曰長慶，號超覺大師。

上堂良久謂眾曰：「還有人相悉麼。若不相悉，欺謾兄弟去。只今有什麼事，莫有窒塞也無。復是誰家屋裡事。不肯當荷，更待何時。若是利根參學，不到這裡來。還會麼。如今有一般行腳人，耳裡總滿也。假饒收拾得底，還當諸人行腳事麼。」時有僧問：「行腳事如何學。」師曰：「但知就人索取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獨脫一路。」師曰：「何煩更問。」又問：「名言妙義教有所詮。不涉三科請師直道。」師曰：「珍重。」師乃謂眾曰：「明明歌詠，汝尚不會。忽被暗來底事，汝作麼生。」又僧問：「如何是暗來底事。」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中塔云：「便請和尚相伴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。」師曰：「當不當。」問：「如何得不疑不惑去。」師乃展兩手。僧不進語。師曰：「汝更問，我與汝道。」僧再問之。師露膊而坐。僧禮拜。師曰：「汝作麼生會。」僧曰：「今日風起。」師曰：「恁麼道，未定人見解。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。若舉得，許汝作話主。」其僧但立而已。師卻問：「汝是什麼處人。」曰：「向北人。」師曰：「南北三千里外，學妄語作麼。」僧無對。

師上堂良久曰：「莫道今夜較些子。」便下座。問：「如何是合聖之言？」師曰：「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。」僧曰：「何故如此。」師曰：「適來問什麼。」

師謂眾曰：「我若純舉唱宗乘，須閉卻法堂門。所以盡法無民。」時有僧曰：「不怕無民，請師盡法。」師曰：「還委落處麼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香嚴道底一時坐卻。」師有時示眾曰：「總似今夜，老狐有望。」保福聞之乃曰：「總似今夜，老狐絕望。」玄覺云：「恁麼道，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。」東禪齊云：「此二尊宿語一般各有道理。眾中道總似如此，嫌什麼。又道總似今夜，堪作什麼。若如此會，欠悟在。」

安國瑫和尚新得師號。師去，賀。瑫出接。師問曰：「師號來耶。」曰：「來也。」師曰：「是什麼號。」曰：「明真。」師乃展手。瑫曰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師曰：「幾不問過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鼓山來。」師曰：「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。」有人借問：「汝作麼生道？」曰：「昨夜報慈宿。」師曰：「拍脊棒汝又作麼生。」曰：「和尚若行此棒。不虛受人天供養。」師曰：「幾放過。」

問：「古人有言：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知有也未。」僧將前語問保福。福云：「此是誰語。」僧云：「丹霞語。」福云：「去，莫妨我打睡。」

師入僧堂，舉起疏頭曰：「見即不見，還見麼。」眾無對。法眼代云：「縱受得，到別處亦不敢呈人。」

師到羅山，見新制龕子。師以杖敲之曰：「大殺預備。」羅山曰：「拙佈置。」師曰：「還肯入也無。」羅山曰：「吽。」

師上堂，大眾集定。師乃拽出一僧曰：「大眾禮拜此僧。」又曰：「此僧有什麼長處。便教大眾禮拜。」眾無對。

問：「如何是文采未生時事。」師曰：「汝先舉，我後舉。」其僧但立而已。法眼別云：「請和尚舉。」師曰：「汝作麼生舉。」僧曰：「某甲截舌有分。」

保福遷化，人問師：「保福拋卻殼漏子向什麼處去也。」師曰：「且道，保福在那個殼漏子裡。」法眼別云：「那個是保福殼漏子。」

閩帥夫人崔氏。奉道，自稱練師。遣使送衣物至云：「練師令就大師請取回信。」師曰：「傳語練師，領取回信。」須臾使卻來，師前唱諾便回。師明日入府。練師曰：「昨日謝大師回信。」師曰：「卻請昨日回信看。」煉師展兩手。閩帥問師曰：「練師適來呈信，還愜大師意否。」師曰：「猶較些子。」法眼別云：「這一轉語，大王自道取。」曰：「未審大師意旨如何？」師良久。帥曰：「不可思議，大師佛法深遠。」

僧舉，高麗有僧。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。眾力舁不起，因請入開元寺供養。問師：「無剎不現身，為什麼不肯去高麗。」師曰：「現身雖普，睹相生偏。」法眼別云：「汝識得觀音未。」

有人問：「僧點什麼燈。」曰：「長明燈。」曰：「什麼時點。」曰：「去年點。」

曰：「長明何在。」僧無語。師代曰：「若不如此，爭知公不受人謾。」法眼別云：「利動君子。」

師兩處開法，徒眾一千五百。化行閩越二十七載。後唐長興三年壬辰。五月十七日歸寂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。王氏建塔。

大普玄通

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。福州福唐人也。受業於兜率山。師事雪峰經數稔受心法止於大普焉。僧問：「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。」師乃拊掌瞬視。問：「方便已前事如何？」師托出其僧。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咬骨頭漢出去。」問：「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脫枷來商量。」問：「急急相投，請師接。」師曰：「鈍漢。」

龍冊道宦

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宦。永嘉人也，姓陳氏。4805歲不食葷茹。親黨強啖以枯魚。隨即嗢噦。遂求出家。於本州開元寺受具。遊方抵閩川謁雪峰。峰問：「什麼處人。」曰：「溫州人。」雪峰曰：「恁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。」曰：「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。」雪峰曰：「好吃一頓棒，且放過。」一日師問：「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？」雪峰曰：「兼不立文字語句。」曰：「只如不立文字語句，師如何傳。」雪峰良久。師禮謝。雪峰曰：「更問我一轉豈不好。」曰：「就和尚請一轉問頭。」雪峰曰：「只恁麼為別有商量。」曰：「和尚恁麼即得。」雪峰曰：「於汝作麼生。」曰：「辜負殺人。」雪峰有時謂眾曰：「堂堂密密地。」師出問曰：「是什麼堂堂密密。」雪峰起立曰：「道什麼。」師退步而立。雪峰垂語曰：「此事得恁麼尊貴，得恁麼綿密。」對曰：「道宦自到來數年。不聞和尚恁麼示誨。」雪峰曰：「我向前雖無，如今已有。莫有所妨麼。」曰：「不敢，此是和尚不已而已。」雪峰曰：「致使我如此。」師從此信入，而且隨眾。閩中謂之小宦布衲。

因普請處。雪峰舉溈山見色便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。曰：「古人為什麼事。」雪峰曰：「雖然如此，要共汝商量。」曰：「恁麼即不如道宦鋤地去。」

一日雪峰問師：「何處來。」曰：「從外來。」雪峰曰：「什麼處逢見達磨。」曰：「更什麼處。」雪峰曰：「未信汝在。」曰：「和尚莫恁麼黏膩好。」雪峰肯之。

師後遍歷諸方，益資權智。因訪曹山寂和尚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昨日離明水。」寂曰：「什麼時到明水。」曰：「和尚到時到。」寂曰：「汝道我什麼時到。」曰：「適來猶記得。」寂曰：「如是如是。」師罷參受請，止越州鏡清禪苑。唱雪峰之旨，學者奔湊。副使皮光業者，日休之子也。辭學宏贍，屢擊難之。退謂人曰：「師之高論，人莫窺其極也。」

新到僧參，師拈起拂子。僧曰：「久向鏡清，猶有這個在。」師曰：「今日遇人又不遇人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靈源一直道。」師曰：「鏡湖水可殺深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應天來。」師曰：「還見鰻鱉魚麼。」曰：「不見。」師曰：「閣梨不見鰻鱉，鰻鱉不見閣梨。」曰：「總不恁麼。」師曰：「閣梨只解慎初護末。」

問：「學人未達其源，請師方便。」師曰：「是什麼源。」僧曰：「其源。」師曰：「若是其源，爭受方便。」僧禮拜退後。侍者問曰：「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。」師曰：「無。」曰：「莫是不成他問否。」師曰：「無。」曰：「未審畢竟意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一點水墨，兩處成龍。」

師在帳中坐。有僧問訊。師撥帳開曰：「當斷不斷，反招其亂。」僧曰：「既是當斷，為什麼不斷。」師曰：「我若盡法，直恐無民。」曰：「不怕無民，請師盡法。」師曰：「維那拽出此僧著。」又曰：「休休，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。」

因普請鋤草次，浴頭請師浴。師不顧。如是三請，師舉钁作打勢。浴頭乃走。師召曰：「來來。」浴頭回首。師曰：「向後遇作家，分明舉似。」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。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口。僧卻回舉似師。師曰：「饒汝恁麼也未作家。」

師問荷玉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天台來。」師曰：「我豈是問汝天台。」曰：「和尚何得龍頭蛇尾。」師曰：「鏡清今日失利。」

師看經，僧問：「和尚看什麼經。」師曰：「我與古人鬥百草。」師卻問：「汝會麼。」曰：「小年也曾恁麼來。」師曰：「如今作麼生。」僧舉拳。師曰：「我輸汝也。」

僧到參，師問：「闍梨從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佛國來。」師曰：「佛以何為國。」曰：「清淨莊嚴為國。」師曰：「國以何為佛。」曰：「妙淨真常為佛。」師曰：「闍梨從妙淨來，莊嚴來。」曰：「無不答對。」師曰：「噓噓。別處有人問汝，不可作這個語話。」

錢王欲廣府中禪會，命居天龍寺。始見師，乃曰：「真道人也。」致禮勤厚。由是吳越盛於玄學。其後又創龍冊寺，延請居焉。

師上堂曰：「如今事不得已，向汝道。若自驗著實個親切到汝分上。因何特地生疏。只為拋家日久，流浪年深。一向緣塵，致見如此。所以喚作背覺合塵。亦名舍父逃逝。今勸兄弟，未歇歇去好，未徹徹去好。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概。還惆悵麼。終日茫茫地。何不且覓取個管帶路好也。無人問我管帶一路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管帶一路。」師曰：「噓噓。要棒即道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學人罪過也。」師曰：「幾被汝打破蔡州。」

問：「無源有路不歸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這個師僧得坐便坐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心。」師曰：「是即二頭。」曰：「不是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又不成是頭。」曰：「是不是總不恁麼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更多饒過。」

問：「十二時中以何為驗。」師曰：「得力即向我道。」僧曰：「諾。」師曰：「十萬八千猶可近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。」師曰：「速易成就。」曰：「爭奈學人領覽未的。」師曰：「代得也代卻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玄中玄。」師曰：「不是是什麼。」曰：「還得當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木頭也解語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人無心合道。」師曰：「何不問道無心合人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道無心合人。」師曰：「白雲乍可來青嶂。明月那教下碧天。」問：「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。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。」師乃搦住曰：「是我道理，是汝道理。」曰：「和尚若打學人。學人也即卻打也。」師曰：「得對相耕去。」

僧舉，有僧辭歸宗，宗問什麼處去。曰：百丈學五味禪去。歸宗不語。師乃曰：「緣歸宗單行底事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。」師曰：「棒了趁出院。」僧禮拜。師曰：「作麼生會。」曰：「學人罪過。」師曰：「料汝恁麼去。」

問：「承師有言，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罩人。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被汝致此一問。直得當門齒落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。」師曰：「常用及人。」曰：「不知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好晴好雨。」

師問僧：「門外什麼聲。」曰：「雨滴聲。」師曰：「眾生顛倒，迷己逐物。」法眼別云：「畫出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同相。」師將火筋插向爐中。僧又問：「如何是別相。」師又將火筋插向一邊。法眼別云：「問不當理。」

有僧引童子到曰：「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，請和尚驗看。」師乃令點茶。童子點茶來。師啜訖，過盞托與童子。童子近前接。師卻縮手曰：「還道得麼。」童子曰：「問將來。」法眼別云：「和尚更吃茶否。」僧問：「和尚此兒子見解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也只是一兩生持戒僧。」師三處開法，語要隨門人編錄。今但梗概而已。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。壽七十四。黑白哀號，制服者甚眾。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。就龍母山之陽建塔。

長生皎然

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。入雪峰室密受心印。執侍經十載。因與僧斲樹。雪峰曰：「斲到心且住。」師曰：「斲卻著。」雪峰曰：「古人以心傳心。汝為什麼道斲卻。」師擲下斧子曰：「傳。」雪峰打一拄杖而去。

僧問雪峰，如何是第一句。雪峰良久。僧退舉似於師。師曰：「此是第二句。」雪峰再令其僧來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。」師曰：「蒼天蒼天。」

雪峰普請般柴，問師曰：「古人道，誰知席帽下，元是昔愁人。人意作麼生。」師側戴笠子曰：「這個是什麼人語。」

雪峰問師：「持經者能荷擔如來。作麼生是荷擔如來。」師乃捧，雪峰向禪牀上著。

雪峰普請歸。自將一束藤，路逢一僧。放下藤叉手立。其僧近前拈。雪峰即踏其僧，雪峰歸院。後舉示於師曰：「我今日踏那僧得恁麼快。」師對曰：「和尚卻替那僧入涅槃堂。」法眼住崇壽時。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。法眼云：「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。」玄覺雲，什麼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。崇壽稠云：「此一轉語卻還老兄。」東禪齊云：「只如長生意作麼生。」

師嘗訪一庵主款話。庵主曰：「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。遂舉拂子示之，不知還得也無。」師曰：「爭敢道得與不得。」

有人問庵主：「此事有人保任，如虎頭帶角。有人嫌棄，則不直一文錢。此事為什麼毀譽不同。請試揀出看。」曰：「適來出自偶然，爭揀得出。」師曰：「若恁麼，此後不得為人。」玄覺云：「一等是恁麼事，為什麼有得有失。上座若無智眼，難辨得失。」

雪峰問師：「光境俱亡，復是何物。」師曰：「放皎然過，敢有商量。」雪峰曰：「許汝過作麼生商量。」曰：「皎然亦放和尚過。」雪峰深許之。尋受記止於長生山分化焉。

僧問：「從上宗乘如何舉唱。」師曰：「不可為閣梨荒卻長生山也。」

問：「古人有言：無明即佛性，煩惱不須除。如何是無明即佛性。」師忽然作色，舉拳呵曰：「今日打這師僧去也。」僧曰：「如何是煩惱不須除。」師以手喀頭曰：「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。」

問：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。未審將什麼對。」師曰：「上紙墨堪作什麼。」閩帥署禪主大師。莫知所終。

鵝湖智孚

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。始依講肆，肄業於長安。因思玄極之理，乃造雪峰師事。數年既領心訣。隨緣而止鵝湖，大張法席。

僧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所。」師曰：「非但閣梨一人忙。」問：「虛空講經以何為宗。」師曰：「閣梨不是聽眾，出去。」問：「五逆之子，還受父約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雖有自裁，未免傷己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向上人。」師曰：「情知閣梨不奈何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奈何。」師曰：「未必小兒得見君子。」

有人報云：「徑山和尚還化也。」僧問：「徑山還化，向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大有靈利底過於閣梨。」

問：「在先一句請師道。」師曰：「腳跟下探取什麼。」曰：「即今見問。」師曰：「看閣梨變身不得。」

問：「雪峰拋下拄杖，意作麼生。」師以香匙拋下地。僧曰：「未審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是好種出去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鵝湖第一句。」師曰：「道什麼。」曰：「如何即是。」師曰：「妨我打睡。」

問：「不問不答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問人焉知。」

問：「迷子未歸家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在途。」曰：「歸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正迷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源頭事？」師曰：「途中覓什麼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師曰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恁麼莫便是否？」師曰：「蒼天蒼天。」

鏡清問：「如何是即今底？」師曰：「何更即今。」清曰：「幾就支荷。」師曰：「語逆言順。」

報恩懷岳

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。泉州人也。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。罷參雪峰，止龍溪。玄侶奔湊。僧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行履。」師曰：「動即死。」曰：「不動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是守古塚鬼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出身處。」師曰：「有什麼物纏縛閣梨。」曰：「爭奈出身不得何。」師曰：「過在阿誰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報恩一靈物。」師曰：「吃如許多酒糟作麼。」曰：「還露腳手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這裡是什麼處所。」

僧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萬里一片云。」曰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廓落地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昨夜三更失卻火。」

問：「黑雲鬥暗，誰當雨者。」師曰：「峻處先傾。」問：「宗乘不卻如何舉唱。」師曰：「山不自稱，水無間斷。」

問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爭得知。」

問：「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什麼年中得見來。」

問：「師子在窟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師子在什麼處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目前佛。」師曰：「快禮拜。」

師臨遷化，上堂示眾曰：「山僧十二年來舉提宗教。諸人怪我什麼處。若要聽三經五論。此去開元寺咫尺。」言訖告寂。

西興師鬱

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師鬱。泉州人也。自得雪峰心印。化緣盛於杭越之間。後居

西興鎮之化度院。法席大興。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舉拂子。僧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無縫塔。」師曰：「五尺六尺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塵。」師曰：「九世剎那分。」曰：「如何含得法界。」師曰：「法界在什麼處。」

問：「溪谷各異，師何明一。」師曰：「汝喘作麼。」

問：「學人初機，乞和尚指示入路。」師曰：「汝怪化度什麼處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隨色摩尼珠。」師曰：「青黃赤白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。」師曰：「青黃赤白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是東來西來。」

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鳥獸俱迷。」曰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山深水冷。」

問：「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。」師曰：「唯有門前鏡湖水。清風不改舊時波。」

師自是聲聞於遐邇。錢王欽其道德，奏紫衣師號。

鼓山神晏

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。大梁人也，姓李氏。幼惡葷羶，樂聞鐘梵。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。師即揮毫書其壁曰：「白道從茲速改張。休來顯現作妖祥。定祛邪行歸真見。必得超凡入聖鄉。」題罷，氣即隨滅。年甫志學，遘疾甚亟。夢神人與藥，覺而頓愈。明年又夢梵僧告云：「出家時至矣。」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。嵩嶽受具。謂同學曰：「古德云：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。豈準繩而可拘也。」於是杖錫遍叩禪關。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。及造雪嶺，朗然符契。一日參雪峰。雪峰知其緣熟。忽起搦住曰：「是什麼。」師釋然了悟，亦忘其了心。唯舉手搖曳而已。雪峰曰：「子作道理耶。」師曰：「何道理之有。」雪峰審其懸解，撫而印之。暨雪峰歸寂。閩帥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禪宮請揚宗致。

師上堂眾集，良久曰：「南泉在日，亦有人舉。要且不識南泉。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麼。試出來對眾驗看。」時有僧出禮拜。才起，師曰：「作麼生。」僧近前曰：「咨和尚。」師曰：「不才請退。」

又曰：「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律有律師。有函有號有部有帙。各有人傳持。且佛法是建立教。禪道乃止啼之說。他諸聖興來，蓋為人心不等。巧開方便，遂有多門。受疾不同，處方還異。在有破有，居空叱空。二患既除，中道須遣。鼓山所以道。句不當機，言非展事。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不唱言前，寧談句後。直至釋迦掩室，淨名杜口。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。諸仁者作麼生。」時有僧禮拜。師曰：「高聲問。」僧曰：「學人咨和尚。」師乃喝出。

問：「己事未明，以何為驗。」師抗音似未聞。其僧再問。師曰：「一點隨流食咸不重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。」師曰：「近前。」僧近前。師曰：「鈍置殺人。」

問：「如何紹得。」師曰：「犴無風，徒勞展掌。」曰：「如何即是。」師曰：「錯。」

問：「學人便承當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作麼生承當。」法燈別云：「莫費力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正立處。」師曰：「不從諸聖行。」法燈別云：「汝擬亂走。」

問：「千山萬山阿那個是正山。」師曰：「用正山作麼。」法燈云：「千山萬山。」

師與招慶相遇。招慶曰：「家常。」師曰：「無厭生。」招慶曰：「且款款。」師卻云：「家常。」招慶曰：「今日未有火。」師曰：「太鄙吝生。」招慶曰：「穩便將取去。」東禪齊拈云：「此二尊宿語還有得失也無。若有阿那個得阿那個失。若無得失，諸人未具行腳眼在。」

問：「如何免得輪迴生死。」師曰：「把將生死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宗門中事。」師側掌曰：「咄咄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向上一關捩子。」師乃打之。

問：「如何是鼓山正主。」師曰：「瞎作麼。」

師問保福。人道非不非是不是，意作麼生。保福拈起茶盞。師曰：「莫是非好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真實人體。」師曰：「即今是什麼體。」曰：「究竟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爭得到恁麼地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金烏一點，萬里無云。」師問僧：「鼓山有不跨石門句，汝作麼生道。」僧曰：「請。」師乃打之。

問：「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。」師曰：「汝何費力。」

問：「言滿天下無口過，如何是無口過。」師曰：「有什麼過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省要處。」師曰：「還自恥麼。」

師與閩帥瞻仰佛像。閩帥問：「是什麼佛。」曰：「請大王鑒。」曰：「鑒即不是佛。」曰：「是什麼。」無對。長慶代云：「久承大師在眾，何得造次。」

問：「從上宗乘如何舉唱。」師以拂子驀口打。

問：「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。」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

又曰：「今為諸仁者剌頭。入他諸聖化門裡斗藪不出。所以向仁者道。教排不到，祖不西來。三世諸佛不能唱。十二分教載不起。凡聖攝不得，古今傳不得。忽爾是個漢未通個消息。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摑。還怪得他麼。雖然如此，也不得亂摑鼓山。尋常道。更有一人不跨石門。須有不跨石門句。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。鼓山自住三十餘年。五湖四海來者。向高山頂上看山玩水。未見一人快利通得。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。」乃有偈示眾曰：「直下猶難會，尋言轉更賒。若論佛與祖，特地隔天涯。」閩帥禮重，常詢法要焉。

隆壽紹卿

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。泉州人也，姓陳氏。幼於靈岩寺習經論。講業既就，而深慕禪那。乃問法於雪峰之室。服勤數載，從緣開悟。因侍經行，見芋葉動。雪峰指動葉視之。師對曰：「紹卿甚生怕怖。」雪峰曰：「是汝屋裡底，怕怖什麼。」師於是洗然省悟，頓息他游。尋受請居龍溪焉。

僧問：「古人道。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。如何是常露底角。」師舉拂子。

問：「齋糧不畜一粒。如何濟得萬人饑。」師曰：「俠客面前如奪劍。看君不是黠兒郎。」

問：「大拍盲底人來，師還接否。」師曰：「前後大應得此便也。」曰：「莫便是接否。」師曰：「這漢來這裡插嘴。」

問：「耳目不到處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無此作。」曰：「恁麼即聞也。」師曰：「真個聾漢。」漳守王公欽尚祖風。為奏紫衣師名。

仙宗行王舀

福州仙宗院仁慧大師行瑫。泉州人也，姓王氏。本州開元受業，預雪峰禪會。聲聞四遠，閩帥請轉法輪。玄徒奔至。上堂曰：「我與釋迦同參。汝道參什麼人。」時一僧入禮拜擬伸問。師曰：「錯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熊耳不曾藏。」

問：「直下事乞師方便。」師曰：「不因汝問，我亦不道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白日無閒人。」

永福從徊

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徊。先住漳州報恩院。僧問：「儒門以五常為極則。

未審宗門以何為極則。」師良久。僧曰：「恁麼即學人造次也。」師曰：「好與拄杖。」

問：「教云：唯有一乘法。如何是一乘法。」師曰：「汝道，我在這裡作什麼。」曰：「恁麼即不知教意也。」師曰：「雖然如此，卻不辜負汝。」

問：「不向問處領，猶是學人問處，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

長慶常云：「盡法無民。」師曰：「永福即不然。若不盡法，又爭得民。」時有僧曰：「請師盡法。」師曰：「我不要汝納稅。」

問：「諸餘即不問，聊徑處乞師垂慈。」師曰：「不快禮三拜。」

師上堂曰：「咄咄，看箭。」便歸方丈。

問：「請師盡令。」師曰：「莫埋沒。」

問：「大眾雲集，請師說法。」師曰：「聞麼。」曰：「若更佇思，應難得及。」師曰：「實即得。」

問：「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。如何是常露底角。」師曰：「不可更點。」

師上堂於坐邊立，謂眾曰：「二尊不並化。」便歸方丈。

龍華靈照

杭州龍華寺真覺大師靈照。高麗人也。萍游閩越。升雪峰之堂，冥符玄旨。居唯一衲，服勤眾務。閩中謂之照布衲。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坐：「那一片什麼處去也。」溥曰：「莫妄想。」師曰：「失卻一片也。」眾雖歎美，而恬澹自持。初止婺州齊雲山。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眾曰：「乞取些子，乞取些子。」又曰：「一人傳虛，萬人傳實。」

僧問：「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。」師下座作舞曰：「沙彌會麼。」僧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山僧踏曲子也不會。」

問：「靈山會上法法相傳。未審齊雲將何付囑。」師曰：「不可為汝一人荒卻齊雲也。」曰：「莫便是親付囑也無。」師曰：「莫令大眾笑。」問：「還丹一粒點鐵成金。至理一言點凡成聖，請師一點。」師曰：「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。」曰：「點金成鐵未之前聞。至理一言敢希垂示。」師曰：「句下不薦，後悔難追。」

師次居越州鏡清院，海眾悅隨。一日謂眾曰：「盡令去也。」僧曰：「謂師盡令。」師曰：「吽吽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本分事。」師曰：「鏡清不惜口。」問：「請師雕琢。」師曰：「八成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十成。」師曰：「還知鏡清生修理麼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五峰來。」師曰：「來作什麼。」曰：「禮拜和尚。」師曰：「何不自禮。」曰：「禮了也。」師曰：「鏡湖水淺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。」師曰：「莫錯下名言。」曰：「師豈無方便。」師曰：「烏頭養雀兒。」

問：「向上一路千聖不傳。未審什麼人傳得。」師曰：「千聖也疑我。」曰：「莫便是傳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晉帝斬嵇康。」

問：「釋迦掩室於摩竭。淨名杜口於毗耶，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東廊下兩兩三三。」

師謂眾曰：「諸方以毗盧法身為極則。鏡清這裡即不然。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。」師曰：「二公爭敢論。」

問：「古人道見色便見心。此即是色，阿那個是心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問莫欺山僧麼。」

問：「未剖已前請師斷。」師曰：「落在什麼處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失口也。」師曰：「寒山送溈山。」又曰：「住住，闍梨失口。山僧失口。」曰：「惡虎不食子。」

師曰：「驢頭出，馬頭回。」師驀問一僧：「記得麼。」曰：「記得。」師曰：「

道什麼。」曰：「道什麼。」師曰：「淮南小兒入寺。」

問：「是什麼即俊鷹俊鷂趁不及。」師曰：「闍梨別問，山僧別答。」曰：「請師別答。」師曰：「十里行人較一程。」

問：「金屑雖貴眼裡著不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著不得還著得麼。」僧禮拜。師曰：「深沙神。」

問：「菩提樹下度眾生。如何是菩提樹。」師曰：「大似苦練樹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似苦練樹。」師曰：「素非良馬，何勞鞭影。」

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。創報慈院延請開法。禪眾翕然依附。尋而錢王建龍華寺。迎金華傅大士靈骨道具問焉。命師住持。晉天福十年丁未。閏七月二十六日，終於本寺。壽七十八塔於大慈山。

翠岩令參

明州翠岩永明大師令參。湖州人也。自雪峰受記。止於翠岩，大張法席。問：「不借三寸請師道。」師曰：「茶堂裡貶剝去。」

問：「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抑逼人作麼。」

問：「諸餘即不問。」師默之。僧曰：「如何舉似於人。」師喚侍者點茶來。

師上堂曰：「今夏與諸兄弟語論。看翠岩眉毛還在麼。」長慶聞舉云：「生也。」

問：「凡有言句盡是點污。如何是向上事。」師曰：「凡有言句盡是點污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省要處。」師曰：「大眾笑汝。」

問：「坦然不滯鋒芒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大有人作此見解。」曰：「畢竟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坦然不滯鋒芒。」

問：「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邪法難扶。」問：「僧繇為什麼寫志公真不得。」師曰：「作麼生合殺。」

問：「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。」師曰：「藥山再三叮囑。」

問：「不帶凡聖，當機何示。」師曰：「莫向人道翠岩靈利。」

問：「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禮拜著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出家行腳，禮拜也不會。」錢王向師道風，請居龍冊寺，終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